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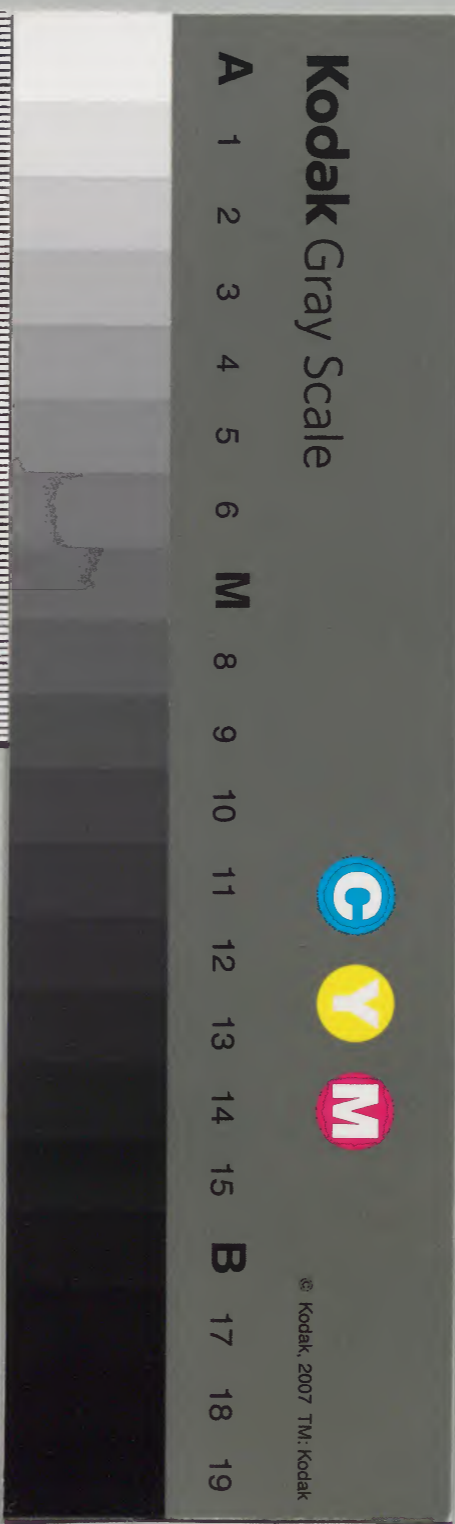
粟山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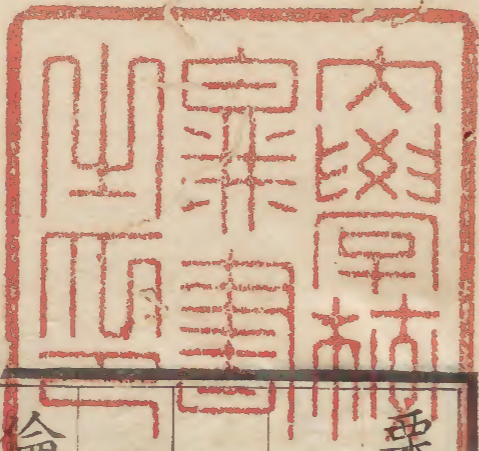
二

			一八四〇五	和書門
		二一九		
五	一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内	
二〇六		一八四〇五		和書
九	五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8405
冊數	5 (2)
函號	206 170





栗山文集卷之二之上

序記

東里先生遺稿序

男

允外
允常

全校

淺草文庫

論理之正變處之盡其道不謬於聖人而又能自道以文焉者而後可以羽翼六藝以載于後世矣若夫外此抽蕙聯白崇虛言飾無實其言雖華其事雖奇何益于人心而安在所謂不朽者乎哉壬午冬余講易于佐野柳圃樂其風俗淳朴敦于禮讓又異藤子直昆季三數子講學作文彬彬皆有法竊意有遺賢

栗山文集

卷之二之上

同卷

知文者指導之矣不則雖以子直昆季篤志明敏而
其中有未遠易與聞者也將歸子直出新瓦者一編
曰是吾師東里中根先生之文先生行已精幹刻苦
至興居飲食之微皆有定準不苟其待人豁然寬恕
心不粗置藩籬雖儉人凶毒嘗擠之害惡地者苟能
革面而來則前日之一二未嘗毫宿於其心必懇懇
誘之於善不舍也故其高潔雖可憚然久後小人女
子亦知信愛之焉作文不留意又不自收拾故隨即
散失其自錄留家者獨此編而已此其鞠育弟之女
芳子本未自述者也余聞而悅然自失曰嗚今之時

安得若人哉而讀其文雅馴古勅有左氏國語之遺
而運諸已能反覆自盡大異於世所謂古文辭剽竒
字行險句虛傲薄隘悍然不朽自處者之為也其鞠
育幼子忠恕慈厚纖悉必至雖慈母保姆之心求體
察亦有未能盡者而又諄諄引之於道也此皆可貴
已豈非倫理之變盡其道而文又能道之耶是不可
不傳也既後子直又輯錄他文詩數十編附之問序
余余知先生非一日故樂為之言也凡先生流離困
敗有以自立不改其樂焉者蓋有得於王陽明天地
萬物一體之學也而大人歌人說即其晚年自得者

云其他德業子直狀備矣嗚呼先生可謂弘毅君子哉

淇園詩話序

余嘉時人稍知惡明人王李七子之輕佻牽強焉而病其纖弱鄙細日趨於衰晚之氣也夫王李數人所得於唐者獨結構字句之間而已其神韻風情無復所容力則謾作支離散渙不了之語以當之時陸梁夸詡強張氣勢以作大欺人輕薄之徒從而影附風靡末流之弊始至于有不成語者職七子遺禍也今既能知惡之則何不易之以盛唐諸公風神格調沈實

優柔者乃可而又附同閏季頽風倦俗以自喜者何也世道日降文章隨污雖則理勢所然亦得無非指導乖方乎余性薄劣其於詩最不嫻而好時言之但以出於己者拙陋也言不足信于世試問出其一二則人皆俯而笑余亦羞與輕俊子弟衡錙銖於小技輒不畢其說而止此歲冬得暇歸京友人皆川伯恭首示詩話一卷其談詩特於精神格調繾繾致意而一以盛唐為標準錢劉以下則不屑其論四唐之品及明人之失衡懸度設不失平量其他篇章之體裁與字句之法局至乃證引解故之細皆鑿鑿可據其

於詩道益亦盡矣而伯恭詩高古雅健以領袖後進其所言乃其所能則非如余之取咲比也則余知此編出而夫惡王李而不得門者知方尚矣而向咲余者亦知其言之不大悖矣余是以喜伯恭此書非淺淺故於其屬序也不復辭云

新刻日本輿地路程全圖序

凡圖其急莫急於輿圖而又其難莫難於輿圖焉以其大則體國經野控御攻守之政其細則讀書考古探勝按蹟之學蓋不可一日而缺者矣而山之背向水之迂直吾儕孟浪躬親履其地猶且轉回數步之

外已茫然失方位况天下之大山海之邈苟非曠懷偉度有領略四海之量而縝密精細有分折毫釐之明則焉能約略其梗槩於尺幅上而無差哉長久保玄珠字子玉常陸赤濱人飽學而富文又好研地理西自肥東至奧躬略能涉其地居常貼圖于步障置之座側凡雲游僧人客商行旅苟有抵其門必延以飲食與坐障前指問其鄉里及所歷山川城邑道里險夷其或裝齋圖記者必請出之証以已所親觀及載籍所記叅伍考究積二十餘年以成此圖余嘗試叩以余所熟地界子玉為說其迂直背向險易沃瘠

與風俗之淳漓舟車之通塞歷歷指畫席上皆盡其
委曲不繆毫釐也余因益信其他不苟焉子玉長不
滿六尺眇然小丈夫已而其胸中所藏如此亦可畏
哉

送高山生序

高山生仲繩獨身仗劍不齎一錢出其鄉毛之野登
秩父之高峰由中山道橫貫尾勢陟降紀之所謂熊
野將軍法師玉置諸山入子守村而訪太古遺俗自
攝出播山陽山陰直西北窮雲伯其所履二千有餘
里三十有餘國出入深山廣澤無人之境露宿于樹

根巖足視猶行康莊而蔭夏屋焉其所見之人則自
忠臣孝子仁人義勇之士與名卿大夫賢守牧才子
文人博物智謀及夫僧道醫卜百工衆伎之流以其
術名世者汚而博奕屠販遊俠筋力細而婦人孺子
僕隸苟殊乎人而畸于世者雖遠必索不一見其面
不已或與其歡累日垂涕泣而別云嗚呼生亦奇矣
生善劍而好學身長八尺高髻插梁面如紅玉歲之
二月飄然入京顧余古愚軒入相揖而謂曰吾喜觀
天下奇人偉士之面猶觀草木之英華悅我目焉吾
所適之邦往往道子之名字意或子之奇焉目之豎

而鼻之橫矣是以來觀也余起而延之其衣弊垢見
綿劍鮫室漆已剝粒脫酒酣睥睨坐上說天下形勢
人物風俗聲發金石氣鬱勃蓋人余因大得竒士異
境焉而生意類猶未厭者曰顧我猶未竒乎恐竒人
之不吾欲也有所失焉願因子更有所得也嗚呼余
少有生之好而性羸虛善病尋常行步遇阪道陂陀
既氣喘而背汗適誤一夕之養則為之數日擁被而
寢安能獨身冒霜露走千里之外如生之為哉故平
生所得不能生之千百之一也則豈能有更所薦哉
雖然生之所悅者華也其所遇者竒也抑華不如實

之可貴而竒不如常之無射也余將薦其實而常者
焉其在京者生已見之矣其草野僻遠者不必見也
東都者曰保仲通曰冢大佐曰平明德曰澤右仲曰
岡伯和或以道德氣節或以博覽多聞或以文章翰
墨皆平實常德無射之士矣我所畏與愛矣目則兩
而橫鼻則特而豎矣生還路由東都其見之可也

寤歌軒記

柴氏奴曰甘草每寐必歌嗚嗚咽咽其音甚苦呻呼
哀唵若被笞楚者俄而謹噤怒罵哭笑無端節奏無
倫聲調百變余深夜讀書而倦每為之絕倒破眠既

晨起搽作亦終日野歌喃喃不已問以其夜間之事則言夢以歌曲媚人而不滿人意數易其節度卒不能佳以為苦也寤而執役小歌以忘勞初無欲好之意聊以自娛而已凡歌詩之為道雖三百篇之在經亦不過吟咏性情以自適於己也余性拙百無所能時時作歌詩亦所童習不能自舍苟有感于心則雜然衝口而發不自知其為巧為拙何如惟無意取於人而爭奪故不以是自苦而以自娛也世之以此伎爭衡者引物連類誇多鬪靡以求悅于人當其涉筆營度也抉摘腎肝吐嚼心髓務欲出奇壓人求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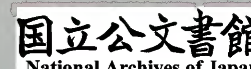
心愈深其氣愈餒好勝之志愈熾其理愈乖語曰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毀譽交於前得喪怵於後妍媸逐世好巧拙無主于己盈尺之短冊欲以定終身之名價神未老而耗形無疾而瘁以自賊其天是與夢歌而苦者何異安在其吟詠性情以自適乎平處士仲祐才之人也其少頗出入仕途未中年退居洛之東涯貧無以自食日執筆侍都之賢豪連歌社顧其直以活數口暇日則拾葉烹茗詠歌國風以自娛似欲以是樂而終其身者謁余請所以名其齋者吾以其能壯而退居知其非爭名者矣以其所求之

廉而知其能自樂矣以此之二者知其夢者已寤也
乃名之以寤歌而告之曰詩云獨寐寤歌永矢不過
又曰永矢不告又曰不諼吾欲子之不諼今之樂而
不過今之求且不以告人也若夫暖軒涼窓懶睡初
寤茶烟方賜風月交清對之而歌者何曲縱使不告
人而吾則與聞

送迂子禮序

南人多俊敏機辨之才而乏沈實弘毅之氣故其失
也或至于軟靡浮墮而不振焉是以其成童弱冠之
時能動人而中年已往則往往無聞焉余嘗數見其

與奧越諸州人共業俱學祇暮年而他州之人瞪乎
後矣三年之後則相伯仲矣自此已往他州之人漸
進日新老而益不衰南人則尚猶成童弱冠之面目
如故也余南人也年十八辭家遊學已無俊敏動人
之才而獨漸軟靡浮墮之習加之羸虛痞瘕遺泄咳
逆寒熱凡病之在死法者彙集一身日夜昏昏不寐
不寤偶與客坐覺倦雖語尾半句不能終聞輒請安
而入欲勉強則既頭岑岑面背汗矣其於所業以千
日工力不能畢數卷之書單獨羈旅自以死為分是
以當盛年用力之時舍業五六年但不以是遂廢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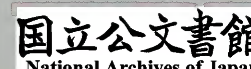
終矻矻于文字間至于今故雖以其腐疎庸陋猶得不為士君子所棄焉有迂生言恭子禮讚人也沈實寡默敏機内含進退言語絕不類南人吾甚愛焉來相從遊者暮年大患咳與泄殆將不支其親友勸使歸就親戚以養生憮然不樂其志如欲留卒業者吾不知醫生之疾之深淺固不能測也然以余之所嘗患數倍于生而猶且幸未死則生之患乃似不必深憂焉其歸服水土所習而得親戚之養庶幾乎其得愈之速矣余既喜生之才又嘉其志故書此以慰其歸且以勸其復來

送長子玉序

慶長元和之政屢垂意風教推崇正學時則老成碩儒相踵而興往往精博純實經說皆尊信古義不敢有所改焉其教道學者雖一字訓詁皆有所據故其徒業成而歸者所以表儀一邦而講說黌庠皆隨才雅飾奉守師說惴惴焉惟有所失而詭聖人是懼是以道德一而風俗美忠孝仁義之士歲出以成一代雍熙之風雖固出于聖天子中興偉烈 霸府列公文武威靈之所致然亦未必不由老成諸儒制行持論所以維持風俗人心於下者得其正也既而伊藤

源助者出始出意見駁先儒議聖經自謂得孔孟血脈其言行頗足取信於人學者於是始惑繼而文人物茂卿者妬被源助先鞭欲超而出其右強拗戾穿鑿附會肆其怪僻夸誕之說以罔一時而其徒太宰純者又反噬其師自為說尤謬妄遂至于謂孟子迂濶不如淳于髡之徒鳴亦甚矣自此其後學者無復所畏忌師心妄作日新月變苟異古說者指為豪傑才辨一經先輩口舌者為腐陳為糟粕為甘為之奴隸虛驕相尚競欲出奇相壓日以穿蠹六經詆訶先儒頽瀾橫被天下如狂至乃新進黃口初閱卷輒以

欲決摘古人瑕類為心奴視老成輕蔑聖經其弊至于以經語為戲慢之資壞敗風俗克塞仁義其謂之何竊為天下懼焉常陸國於東海之上土厚水深人誠慤而氣專化以義公肅公之德輔以朱舜水及栗山鷄飼安積諸賢故其文物風俗於當時為侯國之首稱其流風遺澤存于今者吾得之原伯時長子玉數人焉伯時余得之我友保仲通仲通性識精嚴少所許與而於伯時稱之不舍則吾未識伯時面然於其為人與學固信不疑也子玉文行能表儀其國其餘通天文地理之學鄉黨化而從遊者日成群其聲



舉動數邦自其隣境巖城皆迎以禮二子之學皆有
淵源純實精確議論鑿鑿有據與世所謂豪傑之士
師心妄作者萬萬不同也而子玉欲然不自滿年過
五十好學之志未衰將欲徧遊於天下名士以知其
所未知甲午之春來於京京之學者皆不能當而又
諸儒所議論不能副子玉之來意乃將舍而歸嗚呼
使子玉之徒在京數輩則小子後生賴之得不為經
薄怪誕所誑惑又吾徒亦賴得以相與衛正道則所
以障迴狂瀾反扇弊風者其豈淺淺哉故其歸吾甚
惜焉因道吾所常為天下嘆息者以洩吾憂且以問

伯時又欽慕義公之化久而不墜而慶常人賴數人
者不為異說所動故於其別也不能不言之長也

產論翼序

事有創於聖沒千歲之後起於絕海萬里之隅而出
于尋常度量之外別設尺寸奇偉譎怪先王不道古
籍無載而不可非者焉蓋事物之變日新無窮而所
以待之者亦何有定方夫如是而後天地之理無闕
也然是其人必其生稟陰陽之異氣個儻誠慤又必
多歷事變致思專一竭終身之知巧而後可與於此
也而又輔翼而贊述之者得其人而後可有立後世

而不墜也非浮淺輕儇斬名疾利之徒所能庶幾於朝夕也苟能有於斯則雖飲食器械之微其於生養之方豈曰小補而止哉況醫藥生靈夭壽所關誠能有所發於古而可傳於後則一砭半匕之術生民之受賜蓋有不可量者焉夫醫意也人身其大幾許四肢百骸彼之所有即此之所具執柯以伐柯其則不遠苟能用意精切驗已而推人其有不得其道者哉故夷蠻之人目未嘗知中國之書而能自別設術立方而多簡徑可喜取効奇中者豈非以精意專一而然乎謂漢唐諸家之外別無他道則隘矣賀川翁子

玄其人忠信專愨其少倜儻好奇節而任俠既治方伎最精砭針按摩之術一日以意救脫鄰人婦之痔厄忽然有所悟因推而試之數人皆如其意積以歲月益精確自信乃立一家之言著產論一篇其學無所師承又不本古人故其所持論初聞若可驚然皆其所親歷而獨得故簡徑奇中凡產蓐之病其變無方而皆不能逃其尺寸豈所謂稟異氣而歷事變能用其意者耶子啓本岡本氏之子也翁見其脩業精苦舉其術與產不授其子而授子啓令以疇其學而子啓乃取翁之書所未備與己之新得者作論并圖

翼之而後翁之學無復餘蘊而可不墜於後云余於
方伎之書一無所解故二子之書得失合否固不得
而知也但以翁之為人而信其言之不欺以其術之
有驗而知其方之不戾矣而以子啓能當翁之選又
能羽翼其書而無惑於其為人與學矣抑余又有所
懼焉諺曰烏學鷓鷯必死於水懼輕儇之徒視翁之
舉悅其名而効之一廢古人成說妄意肆臆以禍生
靈也又懼其徒鹵莽滅裂不盡翁之學而禍翁之道
也夫必忠信專懇不勸沮於毀譽不就避於利害如
翁而後翁可能也必篤信勤苦如子啓而後翁之道

可學也其精微之術書所不能盡者學者何不及翁
與子啓之在來而面受之哉

送小圃仲達序

小圃生仲達自奧之瑞澤千里持其文來見其文爛
縟流麗似學柳河東者與之言則信喜柳也曰唐曰
韓柳韓之大而化使人望之眩惑自喪苟不得其門
而入則不成空疎渙散者幾希柳則謹密精緻步趨
極嚴有徑蹊之可尋而有準繩之可循矣吾自量我
才惟此可學焉故吾將網羅經史百氏驅而納之於
柳之規矩以有於己也請質諸子余謂之曰此則然

矣然文者言也所以言道也雖言之辨矣而所言者或不得其正則非徒無益而已貽害焉不如無言之為愈也譬諸妄人搯利器其不傷人者幸矣今子之所以為道者如何仲達起立而拱曰不信七百年中國諸賢之所奉而傳者而信海隅一時誑張浮淺之言則吾不敢也余曰然則子之所以為道者可知已則將由濂洛而達泗洙也雖余之二十年矻矻者亦不出於此今道與文所欲為子言者子已自得之安能得更有所云云以博子哉然子之涉千里之道來此獨與余諾諾而相和同他無所得豈子之所以

來之意哉何不廣見都之諸公而請焉或有所益乎子生曰唯吾鄉臯子德先生者其言與子合今聞子之言而無惑乎臯先生之言因以益信濂洛諸賢之言則子一足矣余笑而納之因相從遊既數月以鄉人急召之將歸又欲得余言以歸復臯子仲達其人顏紫黑而多鬚痘疤滿面獨眼閃爍射人其言朴野而直余左右回觀之其面目言語無一可愛矣然吾則愛焉而惜其去於是書與其言者與之

無佛齋記

佛之尊下而公卿輔相仰天倒地狂奔而合掌頂禮

甘為之奴隸不悔至乎其徒之暴橫則雖以平右府
豐太閣之雄武

東照公之神略而知欺則有之矣力勝則未見其全
算也吾友藤子冬食少三日儲居無置雖地倚入賃
數椽隙屋而濟朝夕而其齋以無佛自名仇然張臂
而當之祇見其不量力亦為天下笑焉雖然吾嘗聞
之江邊之人矣秋潦方降浩浩漲天雷奔雲擾蛟龍
顛倒當此時雖挾以千金堤如山岳而水之乘陵者
可一繩痕則因惹其怒遂以決潰奔突雖有明智無
復所措手焉但其善拒之者不必以負薪捷石唯是

一掬糞壤僅能遏一繩痕水則如山岳者賴以不失
其舊物數十郡之人免為魚矣然則子冬數椽賃屋
安知其不為聖人禮法一掬土哉則將來天下禮樂
不失舊物億兆人得不陷溺失心為戎狄禽獸異類
者不可謂子冬無功於其間也既藤大納言四辻公
嘉而同之自降九卿之尊題其扁授之則子冬之防
將益高壯而實矣夫自卿而公而王由此以上其同
子冬而助其防者將來未可謂無其人與其時也雖
狂瀾滔天天下倒流子冬其無畏也

錢譜序

上而宗廟朝廷之禮政下而民俗風謠之好尚細而至于器具什養之微凡事皆不及古也故苟可以徵古者斷碑廢盤散牘破屏皆可賴以考禮觀政也或取俚言於謬餘又求鄉俗乎訛後亦可以彷彿于文獻之影響也況錢幣之利弊國之強弱民之休戚繫焉其可忽而不講乎是以先王最重此事其輕重權用皆成于名卿大夫之議其字文則往往出于一時哲匠之手故其結字用筆適勁端嚴殆不在虞褚之下也爾後乾綱解紐凡百皆出霸政忽卒苟且此亦不足觀平安藤子冬曠懷偉雅好奇篤古最精樂理

及古法書近又輯錢譜引證精確論辨詳盡蓋無復餘蘊矣來謁余序余暇日閱之其文字體裁愈古愈精嗚呼自今而後若百及千歷歲愈久而其變者何如若使後之不及今猶今之不及古乎則貴今之鄙者乎抑又有能舉廢典據墜文耦蹤於古昔者起乎唯此蠅頭數字亦有以見王道之隆替不能不為之反復云

文會書庫記

大而分器陳寶細而杯棬衣服玩好皆祖考遺愛之所繫孝子見焉而目瞿觸焉而心瞿維桑與梓必恭

敬止此其麤者猶爾況圖書文籍人之知識精神之所寓子孫其可忍而任其散亡逸脫而不顧哉禮言手澤所存孝子不能讀父書也今非為饑寒之旦暮迫矣非為歿亡播蕩之東西驅矣而舉祖考之精神知識而決裂典賣棄斥之而以自奉玩娛者此乃何心哉然垣屋之蔽風日器備之供生養失先業一物之舊則闕居家一事之備不特有慎乎守器奉先之義而不敢而已朝夕資以養者利害既切身故自非亡賴無恥嫖賭失心之人則至乎蕩盡無迹者蓋鮮矣獨圖籍則苟不知讀之乃典謨訓誥之尊與故紙

敗牘何擇不以糊窓格抹几案他無所用飢寒之切膚播蕩之失所有時乎以謹諄保家之主或不可保其必能守而不失也況其下者乎是以能傳三世而卷帙無恙者雖以文墨名家者而指不多屈也河村君君栗世首武弁事宗藩其先君子玉君好學家既藏書數千卷世祿既厚家道又優君又儉素朴約奉公養親之餘舉為購書費自其子弟及門子儉從賤至乎把屨擎槍之役皆能知君之意能寫字釘書以助君志是以六經百氏以及夷蠻之文圖籍之富幾乎二萬餘卷二位伏原清公聞而褒之為題其庫曰

東山文集 卷之二 十一
文會云嗚呼亦盛矣余初介神村子有氏識君子東
都邸乙未冬君來賸故內大臣九條藤公夫人于京
因得相款曲其嗣秀俊侍君在京從余遊年僅成童
沈寶秀朗頗解詩既能同君志一聞僻書異典之名
其欲得之猶他兒之於玩好日以訪求校讐為娛則
知其不啻能守而不失矣其將益助君之所未及而
博之也則君之藏其富蓋有不可量者焉吾輩以文
字而食者所難君家以武弁父子祖孫之間以遊戲
娛樂成之不獨君之家奇福矣而亦未必不為大藩
雄示天下國華之一也則君之道不獨在家為得矣

而其所以事國者亦未必不在此也余欲其後世雲
仍有知于此此藏之與藩宗社俱全故於其屬記不
敢辭也以余祿薄食貧家無半牀之書他日從君借
而讀此文未必不為券也

送寶松元吉序

以余之無似而物論動居于列國諸賢之右者特以
常據于輦轂之下而已其實謏陋諛聞豈能與列國
諸賢持衡並轍乎古語曰據高而呼聲不加疾而聞
者遠不其信乎士子之入學于京者不察虛譽之遠
者以其所據之勢在高也乃意其或有過于人者動

相聚見推余既無酬其所以見推之意輒強穿鑿章句訓詁之間雜然翬徵博引以塞責焉是以來者多不愜其所期皆枵然失望而歸余亦每為之赧然也實松元吉來相從五年恐亦枵然之一也元吉肥之產也沈實重厚閑都容儀自其大王公玄琳先生以道德文藝與聞人武富咸良輔榮城公興文學世疇其學以掌校政至乎元吉蓋五世云其家庭所遺淳正詳博固當不待他求焉元吉幼孤又以所寄之任大且重也懼或有所未至以背其君所以寄之意而辱其祖所以遺之道於是請其君來遊于京將博交

天下之士以聞其所未知焉亦謬聞物論來相從余自辛丑春病肺氣息僅屬百事皆廢是以其於元吉不獨不能有一理以相啓發而并其章句訓詁之業亦不能卒數篇之冊今其辭歸余之報然者比他諸士亦益深矣夫榮城玄梁公以英特剛明之德輔以玄琳咸良碩博創建學校守以海量□□數公校庠之政廟像之設自公宮國都至于諸大夫采邑往往碁峙封內士子之從事于其間邊俎之陳衣冠之貌彬彬齊魯之風云今元吉之道近則資于家庭之遺訓遠則循于校庠之成規蓋有餘焉無不足也余雖

東溪文集卷之二
欲一言有以相啓發而償五年之債豈能得別有所
益其外哉乃其將發酌以酒告以吾所以愧于列國
諸賢者以遣之

東溪畫譜序

蕪子瞻曰評畫以似是兒童之見也然則畫虎類犬
畫鵝類鶩可乎嗚呼豈其是之謂哉昔有工人刻木
作蠅頭尾脚翼細分毫髮亂之蠅群不可辨焉客有
詣門求觀曰似則似矣恐蟾子不攫也乃就筋端作
一蠅數刀而成頭脚不甚明模糊木塊耳既置之座
則蟾子乃踊躍赴之工人大愧投刀再拜為弟子由

此觀之數翻而畫鳥照辦而寫花雖云似矣我知其
非至者也余於畫事不能援筆作一竹葉而好談之
人謬謂我有所知矣每相就問畫余時昂然抗顏放
論慢言以答之亦一場醉戲自娛焉而已偶有一二
或不悖則好事者相傳以欣賞有時聞之雖我亦抱
腹也龜生字子伯余鄉人也幼耽畫事刻意西人沈
銓之法讚之畫手鮮出於其右者亦襲向諸人之謬
以其所作花鳥譜三冊見問亦好事之痼可咲也但
余以同鄉之故既不能斥之又不知所以答之則復
慢論如此余言之悖與不悖生之畫似不似與至未

至則有知者而知而有見者而見也

賀島大夫藏井戶磁茶碗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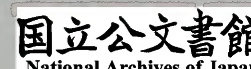
大閤豐公以雄才大度經略天下其所以驚恩銜誠收豪傑之心者憂封爵土地不能給焉於是大興所謂茶道者崇重古器廢盃缺盆估以千萬金以炫耀時目使人得之者可夸僚友而榮閭里焉故舉旗陷陣之功酬之以一壺一甌皆厭然無怨言也亦顛倒英雄術之奇而巧者歟我大夫賀島君所傳寶井戶窯茶碗名鈴鹿川亦豐公所以結主之先帶刀君諱政慶也豐公在大阪城嘗令我先公蓬菴公以帶刀

君而朝適風波不利至則會豐公如伏見城遂輕舸追及之于淀江大橋下謁于樓船中帶刀君實從而後焉時豐公方喫茶因言及茶事君固精茶理豐公大悅手親賜此碗以賞之云蓋井戶印度訛也此乃三印度製也口徑五寸一分深二寸三分重一百一十錢五分容受四合五勺漆補者三所色黝而蒼瑩然玉色可愛實寶器也天正十有三年十月朔豐公茶讌于京北野松原陳列古器四十事夸示一時此碗實居其一焉公在聚樂城一日弄此碗誤脫手墜地裂為三猶漆補而用之不舍則其所寶愛可知

矣而一旦舉而付君以結其心邦彥竊謂君之所以合豐公者恐非獨以茶道風流閑儀談故而已必別有所在焉不然此碗豐公將以當萬戶邑而厭功臣之欲者也非風流好事可以口舌奪也且初使蓬菴公特以君而來者何謂由此觀之君之所蓄可知已宜乎主之家傳寶而夸耀祖烈也帶刀君諱政慶其從先公經略阿淡者載在邦乘至主八世載其世德光輔公室主又懼其或墜使邦彥作記以藏彥雖不敏載筆從朝下執事安得飾讓不成主之盛德乃敢書所聞如此

林崎文庫記

典籍之藏其盛者漢曰石渠天祿白虎蘭臺魏曰秘書中外三閣梁曰文德華林隋曰脩文觀文嘉則唐曰麗正修書集賢宋曰崇文三館秘閣太清募以爵祿金帛校以鴻生碩儒採訪有使修繕有局其富者溢三十萬卷其夸者裝以錦標寶軸其嚴者署以宰輔名銜可謂盛而慎矣然而不二三傳散逸流離靡有子遺嗚呼錄藏之難以天子之力而不能保數世之後焉豈物之聚散有數乎抑亦所以處之不得其方也權禰宜荒木田神主蓬萊君尚賢與其僚友謀



粟山文集 卷之二 十一
修林崎文庫將募天下異書以守之夫天子之力所不能者君等欲數人之力以能之難矣哉吾不知其將何以成而何以守焉曰是不難也將天下之力以成之而天下之力守之焉昔之神泉雲林高陽池館非不宏麗而堅固也而今安在哉洳呂大澤廣澤蕪然野池耳亘千世而不失尺寸何者私之於已則以天子之力而不足公之於人則匹夫之力有餘焉且夫先哲所以立言垂後亦何心哉非欲與天下後世公同而共知乎人之驕吝欲夾一能以傲天下焉欲已獨知而人皆不知焉遂取先哲公共之器以成一

己傲物之私矣其尤陋者至于一禽一木之名義寶惜如金冊玉牒之秘以要重糈是以載籍之傳日狹自國史政典之崇既殘缺無全恭惟天祖神皇開物成務之道聖帝明王治國安民之猷所以踰五帝而媿三王者幾乎蕩滅其可不哀哉今蓬萊君等有病于此其募購凡以異典來者欲觀其藏則許欲就學者有館以待能一持崎冊零本來者雖子孫之遠待之如一日夫城市之居水火不虞遷徙無常其藏之家孰與寓諸此之為子孫慮之長則是為天下學士大夫外府為其子孫守也誰不願來而相與戮力合

新山文集 卷之二 詩經品物圖考序

誠而成而守之哉是以不以爵祿金帛而集不以鴻生碩儒而完不以宰輔署銜而嚴苟繼而主者能循其規制則吾將見其藏日富三十萬未已而其守亘千百世愈固先王寶典賴以不墜矣文庫舊在宇治鄉圓山不詳創其何年貞享三年常憲公賜金若干葺繕元祿三年移林崎今蓬萊君等造齋舍數十楹其傍背靠鼓岳而面仰朝熊揖神路島路西行菩提諸勝於左右亦所以使學者怡性起倦息焉遊焉也

詩經品物圖考序

草木鳥獸蟲魚之各揮其天而熙也人悲歡怨樂會與之觸油然感興不能自已者發而為詩其所以相投之機至微而切雖詩人有不能自喻者也故後之學詩苟不能審其所感之物而知其形神之詳則焉能得察詩人性情之微以興觀哉則多識之學豈可諉之末藝謾而不講哉仲尼固亦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是先哲所以有多識小識辨解等作也古人曰百聞不如一見言之不足以盡意也虛中而節謂之竹則人將誤認蘆焉短翮而啾謂之雀則人將誤認燕焉顧指之屏上畫雖兒童不惑是其麤者尚然

東山文集 卷之二 詩經品物圖考序 同繪

況乃物類之頤形似之疑雖以巧喻博證恐有不能辨者焉是圖之所以不可以已也吾徒之鹵莽日坐帳帷耳目所接不過戶庭之間是以軒櫳所植階除所馴不能或辨識焉況於林野之雜卉乎況於遐陬之異類乎嚮之數書喻雖巧矣證雖博矣并其喻者與證者昧焉昧昧其日讀詩能言雉鳩為魚鷹矣詰以喙翼何若則塞焉能言卷耳為鼠耳矣詰以水陸曷在則赧然是余所以有多識苑圖之舉也事之不謀而同者浪華岡君公翼先我有詩經品物圖考是可喜也公翼業醫其於本草固極精極博如其於此圖乃

其緒餘左右逢原者尚考核不苟皆照真寫生至乎其郊畿不常有若白山之烏常陸之獐則必徵之其州人遐陬絕境雖遠不遺是以其書成不獨其形色逼真其香臭艷淨狠馴猛順之情鬱然可挹指示兒童亦能一目即了不復煩頰舌余徒足跡不下堂而曠林邃谷之物類雜陳几上得形色神情之詳乃以此求詩人之所以託興者其庶幾乎刻成乞序余喜其先得我心之所同也不得不為之繫言而志喜也

壽桃子深六十序

南海藤守中曰使桃子深少醜黑古怪則其價十倍

新山文集 卷之二 十一
矣蓋戲子深之貌之不與中副也子深其中誠慤介
栗事不苟其學則幼既以神童稱壯而益精確博洽
其出於文與言鑿鑿無半語之無來處者朋儕雜坐
若子深在則憚之言不敢妄發也可以鎮浮薄而慎
狂妄焉其貌宜乎黎黑奇偉魁瑰崖然可畏矣而子
深乃便嬛秀麗粹然玉色光照映人艷然可愛風流
美男子也余時甫弱冠後生於子深一紀矣而人猶
疑少長雖以余之醜陋亦子深之美可概見已人見
其艷然也輕之不能盡信其中之所有而知學之所
至是所以致守中之戲也余與子深相從事於東都

數年日與其艷然狎故別後相思夢想者皆其艷然
也是以余眼中之子深則盧瞳頰唇哲白瑩然宛然
如芙蓉出水含朝日未始復謂年紀今幾許也客冬
乃郎世明書來云家君將以明年壽周甲子子舊好
也其有以侑觴也余驚曰子深其翁矣乎俯而思之
屈指計之則與之別已餘二十年矣其為翁亦不足
異焉子深其果蒼顏白髮頽然而翁矣乎其老醜黎
黑古怪崖然可畏副中與學乎將能粹然玉色秀麗
者未大殊昔日乎其又骨與髓已換眉漸龐瞳漸方
以漸兆仙壽乎子深其先君環洲先生已得道備福

則子深之脩養者未必無家訣也儻所謂却老還童其綽約便嬛者或過昔之可愛亦未可知也余嘗以子深索壽環洲先生以詩今世明又以舊好相督則焉得但已第子深今以耆德矜式大藩余之麤率雜然道故以相諛其不庶乎悔慢不遜於事長之道有所少哉然若其道德之懿美寵遇之榮渥與福壽之無彊自諸大夫國人凡拜跪鞠躬執業進者皆能道之子深雖樂之其累牘堆案恐或有不勝其多而倦者矣當其時出此文一誦之其亦噓然哂余之狂妄未休更稱一觴

箏曲考序

監曹臣稻田義孟以太公閣下命示臣邦彥以箏曲考五冊諭曰古樂缺有間矣二南之音不復興婦人所以諷誦而事君子者其何以哉有筑紫箏者焉其音頗似雅而其曲不甚俚使女子從事於此宜若不大謬也但其辭古奧皆有所本有非兒女可卒曉者令儒員立本信憲作註頃成書進來汝邦彥其亦有所論述其可臣邦彥聞命惶恐臣性愚拙其於音律歌曲尤非所閑也豈得能有所發於其間哉但既載策以竊祿文墨之事安所逃責臣嘗竊聞筑紫箏曲

者王人謫筑紫所作云蓋元弘建武之後兵火騷擾
乾綱解紐王臣皆不能安于朝寄食諸侯之國疑
此人亦流離在筑紫其思主戀闕之情託諸男女相
悅之辭寓之絲桐以自訴者矣亦風人騷士之遺也
不然其命意措辭有時乎相頌以富貴壽考者抑何
說哉是其意所在可知已夫君臣之際不幸說無所
投謀無所入罹讒遇謗貶竄于絕島窮谷之中顛沛
愁苦無復生理而憚殃謀身之私無所動內奉公報
國之志食息莫忘上期之君願保富貴壽考之福下
企之已願納陳善塞違之誠愛之思其屢見親之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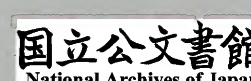
其遠去鬱邑佗傺之聲發於觀物寄興絃唱之際而
不能自已忠臣賢士之眷眷於其君屈宋之辭所
以與日月爭光也今箏曲殆有其似矣乎君人者聞
之或能惻然有所感惕然有所畏乎則能闢讒邪於
蔽塞而回忠賢於窮愁矣臣人者聞之必能知懟於
愼諫而果於棄世之為小丈夫之事而不敢悻悻自
潔以為高矣然則自后夫人至于大夫士之妻日夕
房中所以養君子之德於宴安者今之樂猶古之樂
也箏曲之於教化不為無補焉如以辭而已矣不能
達其意則恐荒耽留連為誘淫訓姦之媒矣太公之

明已有照于此而預為世道憂焉是今所以有此舉也而信憲之書於他考索詳核精博無復餘蘊唯此義未發是又所以徵臣愚之荒言也臣愚竊有以知微旨所在焉是以敢冒昧陳一得以塞職事之責如此謹序

北山詩集序

北山集者越無為信寺僧童德龍之九歲至十二歲詩也龍幼而能詩名振三都余初讀其詩不獨其才鋒俊發可愛而其情致所委曲藻飾所博引有非兒童可能者余疑其或假手於人矣不則謂其跳梁蹠

然驕侈自滿陵蔑老成傲睨廣坐面目可惡人不欲與接語者矣癸卯夏從其師翁來訪余廬見之則恭謙遜悌粹然朴茂命之詩即席而成皆琅然可誦類猶不自謙者請益於長者不置冲退之色極可愛焉余與之相從數月樂之也既薦之都諸老先生亦咸愛而樂告以其道焉書曰謙受益以龍之才益之以諸老先生之誨則其學之進其可量哉抑吾又有懼焉物之美者其毒必深今龍浮屠之徒也夫其學之成其將笙簧其口利鋒其筆鼓其才之美而皇張其所道以當我道乎是可懼也其將能錦其心而綉其



腸吐玉唾珠刻畫朝弄風雲月露以終樂我徒乎儻
或挺然特立毅然不惑拔其類而超其群馳驅于仁
義之路逍遙乎禮樂之圃進則有所建退則有所守
乎乃天之所與龍者不虛也若果能此則龍乃聖
代之人瑞歟集刻成其師翁曰先生最愛龍請一言
以終其惠也乃為之書余所以愛龍者與畏者於其
卷端以觀龍之他日云

栗山文集卷之二之上終

